

韓愈《送窮文》及其傳衍體式與 抒寫意義探析*

鍾志偉

提 要

“送窮鬼”是古代新年歲俗，以求祛癘禳災，迎富納吉。送窮成型於六朝，唐宋蔚為風氣，流傳至今。唐憲宗元和六年，韓愈首創《送窮文》，除記錄當時儀式，進而與窮鬼問對，抒情寫志，歷代續衍不絕。令人好奇的是，文人為何一再摹寫與重述？書寫樣態具有哪些承傳與嬗變？至今未獲學界關注。本文以《送窮文》為依據，上下求索。因韓愈仿自《逐貧賦》，首要分析揚雄寫作心態與辭賦手法，為韓文立下基調，其次，《送窮文》在韓集中歸入“雜文”，體式介於數種文體之間，乃借鑒賦體、祝文與唐代小說，完成了以祛癘為基型的傳衍體式。由此進入本文重心，後世仿效，常見作者身分處境與心聲，自傳性強，故以創作心態為視角，發現抒寫類型有四：一是炫才，展示異代文人的競寫現象；二是娛情，受揚、韓二家影響，具有抒放自我的自娛需求；三是淑世，部分賡續文章跳脫“悲己”情調，兼懷天下，格局宏大；四是傳世，看似是仕途失敗者，卻從道德倫理獲得補償，重獲定位與自我認同，盼能託言垂後。探索韓愈《送窮文》文章傳衍，可以檢視書寫創變，發現遺落已久的書寫譜系。相關續衍不應視為疊床架屋，而是不得不作，體現多元敘事心態，而且集體證明韓愈《送窮文》蘊藏的修辭力量與存在價值。

* 本文承蒙臺灣“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擬托神鬼，逐文人之厄：韓愈《送窮文》及其‘送窮’系列文章考論”(106-2410-H-110-069-)補助。初稿發表於2017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遺產》編輯部、廈門大學中文系聯合主辦之“國際中青年宋代文學研討會”，荷承與會學者與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建議，俾能補正闕謬，謹致最深謝意。

關鍵詞：揚雄 韓愈 送窮文 以文為戲 傳衍

一、前 言

送窮是舉行於正月晦日之年俗傳統，各地儀式不盡相同，大抵備以紙人、煎餅、香酒、糰餌、柳車、草船等祭品，驅遣致人貧窮之鬼神，俾迎富納貴，反映人們盼望美好世俗生活。

“送窮”成俗，最早見於南朝梁宗懔(約 501—565)《荆楚歲時記》所記：“正月晦日，送窮鬼。”¹窮鬼是顓頊(高陽氏)之子，又注引唐李邕(674—746)《金谷園記》云：

按《金谷園記》云：高陽氏子瘦約，好衣敝、食糜。人作新衣與之，即裂破、以火燒穿著之，宮中號曰“窮子”，正月晦日巷死。今人作糜、棄破衣，是日祀於巷，曰“送窮”。²

唐宋“送窮”蔚為風氣，唐人姚合(781—?)《晦日送窮》其一即云：“年年到此日，瀝酒拜街中。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³此一習俗流傳至今，姜守誠《送窮考》一文考述相關史料頗詳。⁴然而，送窮附麗文學，首推韓愈(768—824)《送窮文》。韓愈祖構揚雄《逐貧賦》，添加窮鬼附身情節，一抒積憤，並闡明固窮之道。此後，文士撰文祛癘，常以韓文為宗，影響文學深遠。近人錢鍾書

1 王毓榮注：《荆楚歲時記校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頁93。

2 王毓榮注：《荆楚歲時記校注》，頁93。

3 姚合：《晦日送窮》，彭定求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498，冊15，頁5669。

4 姜守誠結合豐富史料，對“送窮”“迎富”二種文化習俗之淵源、演變、祭祀日期及行為禁忌等予以疏通、考證，可參看。見姜守誠：《送窮考》，《成大歷史學報》第40期(2011年6月)，頁175—233。

(1910—1998)論揚雄《逐貧賦》說：

後世祖構，強顏自慰，借端罵世，韓愈《送窮》、柳宗元《乞巧》、孫樵《逐痞鬼》出乎其類。……段成式《留窮辭》、唐庚《留窮》詩是其遺意。⁵

已略涉傳衍。近年孫津華進一步宏觀送窮系列作品，有墾拓蒐羅之功，不過，僅關注後世續衍如何呼應“固窮”旨意，不免削弱個別作家之世變困境與寫作意義。⁶ 應值得叩問的是：《送窮文》誘發讀者轉換為作者身分，為何一再複寫與重述？又，書寫系譜儼然成型，主題、題材、形式或手法又有哪些承啟創變？論韓愈古文接受史，《送窮文》晚唐至清續衍不絕，其中亦不乏名家，無疑是極佳研究案例，但至今未獲學界青睞。

論題依討論程序，採取上下求索，首要上溯揚雄《逐貧賦》之背景及賦體特色，然後討論韓愈《送窮文》命題立意與文體跨界，分析韓愈創建之送窮體式，為後世續衍架構立定基型。最後，為辨明續衍之多重意義，將以作家創作心態為視角，分別觀察關於炫才、娛情、淑世與傳世四類之書寫樣態，盼能勾勒一條由逐貧送窮逐步發展卻遺落的文學史圖像，對韓愈《送窮文》的價值重估，具有重大推進意義。

二、譎諫、問對與抒情：揚雄《逐貧賦》賦體演化

韓愈《送窮文》取材多元，祖構《逐貧賦》，可視之以賦為文。應先辨析揚雄《逐貧賦》賦家心態及基本模式，為傳衍之內在聯繫探源。

5 錢鍾書：《管錘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冊3，頁1525。

6 作者認為：“通過這種擬人化的手法，詼諧幽默，文人在表達了自己志向的同時，也能自嘲並嘲世，既批判了社會的種種醜惡現象，也抒發了自己的滿腹牢騷，可以說是一舉多得。”作者行文扣緊“君子固窮”，力圖為“送窮”系列文章建立基本主題精神。然而，仍見商榷，如作者引用劉基《送窮文》乃屬例外，而作者遭逢與寫作心態也討論較少。孫津華：《窮則獨善其身：送窮節俗與送窮系列作品》，《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頁108。

漢賦鼎盛於漢武帝至東漢後期,依附貴遊諷喻而興。班固《兩都賦序》載有漢代宮廷競寫辭賦盛況:

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⁷

為討好主上,公卿大臣與言語侍從多能賦者。揚雄出身農桑,因文似相如,進獻《甘泉賦》、《羽獵賦》等大賦,成帝知用,即以言語侍從身分顯名。揚雄出仕,非徒利己,以君臣道義自許,班固《漢書·揚雄傳》見其性格:

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亡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傲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⁸

揚雄歷漢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實無政治優勢,而最令揚雄寒心,乃辭賦漸失諷諫主上效果。本傳說:

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⁹

7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頁2。

8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揚雄傳》(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卷87,頁3514。

9 同上注,頁3575。

漢大賦長篇宏製，向以畋獵、宮苑、音樂、游觀為內容，鋪張揚厲，待帝王樂聽之，而徐言譎諫。帝王或耽於誇飾，捨其諷諭，臣僚暇豫事君，宛如俳優，故言語侍從遂見沒落，賦家亦喪失自我價值。是以揚雄後期作《太玄賦》、《解嘲》、《逐貧賦》，長於感性抒發，乃賦家不遇之悲劇所致，而漢賦轉向抒寫自我的述行、言志的短篇小賦，揚雄可謂催化先聲之一。

揚雄早年作《反離騷》，班固揭其意：“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¹⁰詰難屈原，實甚愛才而歎其自戕。《逐貧賦》為晚年自狀，賦家心態是悲士不遇，卻明哲保身，可見志意未改。作者開篇，敘寫主角蕭瑟境況：

揚子遁居，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¹¹

揚子實為作者化身，乃暫時讓自己成為故事旁觀者，保持不即不離的心理距離，得以較從容、超然姿態，講述生命故事。此外，《逐貧賦》好用《詩》，¹²“終窶且貧”最宜注意，引自《詩經·邶風·北門》首章：“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¹³據毛序云：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¹⁴

魯說義同，齊、韓二家無異說，故詩人深感仕路崎嶇，自抒怨憤，應為《詩》之本

10 同上注，頁 3515。

11 陳元龍奉敕編：《御定歷代賦彙·外集》，卷 1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冊 1422，頁 5a—6b。

12 如“終貧且窶”典出《詩經·邶風·北門》；“出處易衣”化用《禮記·儒行》；“翰飛戾天”援引《詩經·小雅·小宛》；“陟彼高岡”援引《詩經·周南·卷耳》；“泛彼柏舟”援引《詩經·邶風·柏舟》；“載沉載浮”援引《詩經·小雅·菁菁者莪》；“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化用《史記·伯夷列傳》。揚雄頻繁引用儒家經典，頗有依附聖人以自重的意味。尤以用《北門》一例，最能彰顯揚雄此賦志意，故下文申論之。

13 見王禮卿：《四家詩旨會歸》（臺中：青蓮出版社，1995 年），頁 415。

14 同上注。

義。鄭玄箋曰：“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¹⁵揚雄擅名辭賦，惜不得時，晚年尤其寂寥，援引《北門》，其實據事類義，巧妙嵌合作者感受。

順此，揚雄設辭問對，與貧問答：

惆悵失志，呼貧與語：“……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為樂不槃。徒行負笈，出處易衣。……厥咎安在？職汝為之！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捨爾入海，泛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¹⁶

揚雄擬“貧”為一窮客，主人“揚子”盼其離開，莫苦苦相隨。揚雄諧辭之妙，在抽象轉具象，儉省筆墨闡明寫作意念，而且除自嘲清貧，也刻畫外戚專擅奢靡，並微諷之。國之震盪，見《漢書·王莽傳中》：

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¹⁷

此為王莽始建國元年(4)詔書，故揚雄詠己諷人，亦當時寒士與百姓辛酸寫照。揚雄雖失志感懷，但也安命認知。末段借“貧”開脫：

貧曰：“……昔我乃祖，宗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嶠。是用鵠逝，不踐其朝。

15 同上注。

16 同注 11。

17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卷 99，頁 4112。

三省吾身，謂予無讐。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予獨露居。人皆怵惕，予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¹⁸

揚雄以鄭重態度，虛構“貧”之家世，戲仿史傳手法，產生諧趣。而卒章顯出“貧”之正意，故揚子“長與汝居，終無厭極”，展現作者援道入儒思想，文雖謔而不虐。

明張溥(1602—1641)說得極好：

《逐貧賦》長於解嘲，釋愁送窮，文士調脫，多原於此。¹⁹

《逐貧賦》虛實手法巧妙，先將“貧”具象化，再虛構“貧”之來歷，設辭問答，將世間貧、富兩種並成對比，突出寒士形象，也襯出閭朝歪風，仍有賦家諷諭之遺。敘事步驟類似三幕劇，從困境觸發、衝突轉化至重新融入，以安貧守道消解矛盾，結構對立而統一。

通過逐貧之辭賦手法，揚雄身心尤能怡情適況，讀者亦由此得以探幽顯微。然而，可惜紙上蒙塵，數百年來罕見關注與取效，惟有韓愈為異代知音，南宋洪邁(1123—1202)《容齋隨筆》可為證，“《逐貧賦》”條云：

《逐貧》一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²⁰

韓愈首先賡續，遂成流行。北宋黃山谷(1045—1105)學韓，較早注意二者傳衍

18 引自陳元龍奉敕編：《御定歷代賦彙·外集》，卷1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22，頁5a—6b。

19 張溥著，殷孟倫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30。

20 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15，頁408。

關係,其《寄晁元忠十首》之二云:

子雲賦《逐貧》,退之文《送窮》。二作雖類俳,頗見壯士胸。²¹

此後,二文屢見並舉,如南宋《東雅堂昌黎集注》,《送窮文》題下注云:“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²²陳郁(?—1275)《藏一話腴》亦云:“韓愈《送窮文》,本於揚雄《逐貧賦》。”²³簡言之,《逐貧賦》為世人重新發現,乃受韓愈《送窮文》之拉抬,與宋人崇韓風氣有關。儘管後人續衍以韓愈《送窮文》為大宗,《逐貧賦》乃是濫觴,應珍視其價值。

三、賦體、祝文與小說：韓愈《送窮文》 體式之變與創

《送窮文》是唐憲宗元和六年(811),韓愈改河南令任上所作。因早年仕途坎壈,撰文送窮,抒發一肚皮牢騷。宋祁(998—1061)《宋景文筆記》說:“韓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²⁴上揭韓愈古文除《原道》以文述道之外,《送窮文》託言鬼神、《進學解》託言師生、《毛穎傳》託言史傳,雖不言仁義,而以戲筆見道,²⁵創意新奇,開拓古文寫作之界域。

韓愈革新古文能取得成功,敢於實驗為一要因。何寄澎指出:

21 《山谷詩外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卷12,頁1713。按,此詩未見於《全宋詩》。

22 韓愈撰,李漢編,廖瑩中集注:《東雅堂昌黎集注》,卷3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75,頁5b。

23 陳郁:《藏一話腴·外編》,卷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5,頁16a。

24 宋祁:《宋景文筆記》,卷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2,頁9a。

25 正如周作人《再談俳文》一文說:“現在想來略談中國的俳文,這件事卻是不大容易,因為古人對於俳諧這東西大都是沒有甚麼好感的。……劉君是中國空前的文學批評家,這裏把俳諧文章的經過很有條理地說出來,是難得的事,但他是正統派……正統派看重正統文章,俳諧當然不足齒數,但是假如這有實用,特別是在政治與風教方面,那麼也還可以容許。”《藥味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05—106。

促使韓(愈)跳脫出當時人文章正統之框架,不好作朝章大典,而好作短篇雜著;韓之古文實為唐文進行“二次革命”,韓造的是一種全新的古文。²⁶

韓愈博學淹識,作文善於發散思考,打破文體界限,大膽借鑑詩歌、辭賦、駢文、史傳、小說手法,增強文學表現力。韓愈門人李漢編韓愈文集,即將《送窮文》歸入“雜文”,能見韓愈取源廣泛,有所創變的體現。

(一) 源生於賦

《送窮文》與辭賦關係最深。全局模仿《逐貧賦》構造,設辭問對的鷹架對話(scaffolding conversations),較揚雄高明許多,情感探掘更深更廣。首先,揚雄逐貧,韓愈稍變之,改為窮鬼詰問:

吾與子居,四十年余……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非暮鹽,唯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於何聽聞,云我當去?……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回避。²⁷

託鬼之口,敢於吐露自己謫陽山,復任國子博士感受。韓愈發明五窮,較揚雄擴大抒寫空間,並借主人答覆,娓娓道出困厄經歷:

予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園喜方,羞為奸欺,不忍傷害;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群

26 何寄澎:《論韓愈之“以詩為文”——兼論韓文寫作策略之形成及影響》,何寄澎:《典範的遞承:中國古典詩文論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頁114。

27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編次:《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頂淵文化,2005年),頁328。

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行殊,而丑心妍,利居衆后,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仇怨。²⁸

韓愈雖仿揚雄四言鋪排對仗句式,但穿插散句,有助節奏錯落,波瀾生意。揚雄牽涉物質貧乏,韓文自我表述涵蓋面向更密,也更生動。“智窮”言己處世誠樸,不夠圓滑;“學窮”言己鍾情周孔之學,其他視爲粗迹;“文窮”言己古文乖於時,只以嬉戲自娛。“命窮”言己不懂趨利避害,“交窮”言己忠直交友,竟視之冤仇。

過去詮釋韓愈《送窮文》與辭賦關係,似乎並未從生命敘事(Life Narrate)角度加以觀察,韓愈效法揚雄,利用辭賦問答、鋪排基本手法,非常利於敘事的展開,一方面通過你來我往的對話爭鋒,推進故事情節,刻畫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問與答都是自己的遭遇與心聲,可謂敘時事兼敘自我,讓《送窮文》成爲敘事與抒情的綜合文本。然而,窮鬼其實也是作者聲音,韓愈藉此進行“內在對話”(internal conversation),設計人鬼對問,便成一種特殊的自我敘事方式,依據作者生命經驗,呈現相關的序列事件,而敘事目的即是將故事的隱含意義顯現出來。因此,韓愈設計窮鬼訕笑情節,藉由開導主人,闡明生命的價值意義:

……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時,乃與天通。……雖遭斥逐,不忍於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²⁹

全文幾近戲言,曲終奏雅,也是賦體敘事於卒章顯志之寫作特色。對此,方介說得鞭辟入裏:

窮到去祭送窮鬼,對儒者而言,其實是“濫祭”、是“淫祀”,“淫祀無福”(《禮記·曲禮》之語),不祭也罷,所以主人最後“燒車與船,延之上上座”,寧守“固窮”之節,做個君子。這樣的檢討和反省,若非窮鬼登場,

28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編次:《韓昌黎文集校注》,頁328—329。

29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編次:《韓昌黎文集校注》,頁329。

與主人問答，便不易深入。故同樣主題，揚雄作《逐貧》只是“呼貧與語”，貧未現身；韓愈卻幻化出五個窮鬼，所以尤為精彩和深刻。³⁰

韓愈通過建構自己的生命故事，以及對話手法帶來反思，可見內心存在迷惘，藉由檢討“我是誰”的歷程，最後建立自我的完整性。窮似不幸，但立名後世，五鬼所害，實是相助，故韓子最終仍須延之上座，這是儒者身分，也是本分使然。揚雄逐貧，以德不德分判出富貴往往不道德，貧窮反而明哲保身，不免顯得自怨；韓愈雖也用二元思維，通過人對“窮”耐受能力，判斷君子與小人之別，但自嘲兼能自譽，開導自我的涵養，以及表現手法均更高明。《論語·衛靈公》曰：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³¹

《逐貧賦》敘“人皆重蔽，予獨露居”，指衣食不如人，偏重物質生活之寒酸，屬凡人念想，也較單薄；韓愈所送五窮，更為深刻，直接對應士人生命價值，全面敷演儒家“君子固窮”的古老命題。就立意的敘述層次而言，無疑更勝揚雄。

（二）融入祝辭

《說文解字》釋“祝”，曰：“祭主贊詞者。從示從人口。”清段玉裁（1735—1815）注：“此以三字會意。謂以人口交神也。”³²祝文是古老文體，在祭祀活動中，人與神鬼溝通，往往備犒饗祀宴祭品，誦念禱詞，以祈趨吉避凶。據唐代《四時寶鑑》記載：

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

30 方介：《有鬼有物——韓愈〈原鬼〉及相關詩文探析》，《臺大中文學報》，2010年，第32期，頁283。

31 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語譯廣解四書讀本》（臺北：啟明書局，出版年不詳），頁232。

32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清嘉慶二十年經韻樓刻本），一篇上，頁12a—12b。

曰“除貧鬼”。韓文公《送窮文》亦云：“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糧，三揖窮鬼而告之。”³³

窮鬼生前好衣敝、食糜，所以唐人類書引《送窮文》爲證，唐人送窮，投其所好。其次，由“三揖窮鬼而告之”知，《送窮文》除記錄唐人與祭現場，也寫祝禱詞，劉勰《文心雕龍》立《祝盟》曰：

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自春秋已下，黷祀諂祭，祝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蒯聩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于祝矣。³⁴

祝文流傳久遠，用途廣泛，要以文辭爲憑，感召神靈，故宜嚴肅敬誠，辭章美善。《送窮文》云：

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途，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可捐。單獨一身，誰爲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³⁵

作者經由降神、祈願、應許，以求悅納心願，即是祝文形式。康保成《韓愈〈送窮文〉與驅攤祀灶風俗》認爲：“韓文、段（段成式）文均記主人（予）對‘窮鬼’所言，實在是對民間送窮時所唸咒辭祝語的改造而已。”³⁶祭祀禮拜，誦念心願，乃人之常情。而且，六朝送窮已成年俗，唐代廣爲流行，民間禱詞，應是五花八門，

33 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925，頁18a。

34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卷2，頁176。

35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編次：《韓昌黎文集校注》，頁329。

36 康保成認爲晦日送窮是受到上古驅攤及祀灶神影響，產生於中古時期的民俗活動，此是理解《送窮文》背景知識。窮神乃高陽氏之子，在上古神話中鬼神常是人們驅趕之疫鬼、窮鬼，亦是攤神，所以善惡不定、且善且惡，是以韓愈敬畏兼有。故而《送窮文》祭送窮鬼的相關內容，應是韓愈參考當時民間送窮儀文之潤改。詳見康保成：《韓愈〈送窮文〉與驅攤、祀灶風俗》，《攤戲藝術源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377—387。

韓愈《送窮文》定有所本。其次，段成式摹擬韓愈作《送窮文》即道：“……至十三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³⁷曾自題為祝文，可證文人對咒辭祝語之“改造”，乃是文雅化與文學化。文人後來仿寫也有留下民間祝禱痕跡，如宋區仕衡(1217—1277)《送窮文》：“戊午之冬，歲除之夕，區子束葦為舟，剡木為楫，具糗糒薪芻器皿，揖窮鬼於庭而遣之。既而載肉於俎，崇酒行觴，將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乃告之曰……。”³⁸又如俞德鄰(1232—1293)《斥窮賦》載曰：“俞子刈荆，掃室，剪蕉，載糗，委敝裘於道傍，揖窮鬼而三呪……”³⁹等，所以，借鑑應用性質之祝文，達到抒情目的，是《送窮文》及其續衍鮮明特色。

祝文形式未見於揚雄《逐貧賦》，一是西漢並無“送窮”習俗，二是缺乏祭祀用語。呼貧與語，偏向轉化手法，故融入祝文，應為韓愈創意。劉勰《祝盟》又說：“凡群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於無愧。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⁴⁰以祝文形式鋪墊在前，便顯莊重，與後文的窮鬼互動情節，造成極大反差，故宋人樓昉《崇文古訣》說：“前面許多鋪陳布置，結裏收拾，盡在後面。看到後面，方知前面盡是戲言。”⁴¹這是韓愈文心狡獪的展現。儘管如此，韓愈仍做到“修辭立誠”，雖然題材荒誕詼諧，但正如文中自稱“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善謔言辭之下，實是作者生命抒寫。

(三) 交涉小說

黃庭堅《跋韓退之送窮文》說：

《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文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彩過《逐貧》矣。⁴²

37 見姚鉉編：《唐文粹》，卷 33 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43，頁 9b。

38 區仕衡：《送窮文》，《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卷 8167，冊 353，頁 115。

39 俞德鄰：《斥窮賦》，《全宋文》，卷 8277，冊 357，頁 282。

40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 2，頁 177。

41 詳參樓昉，《崇古文訣》，卷 10，《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54，頁 79。

42 黃庭堅：《跋韓退之送窮文》，《全宋文》，卷 2316，冊 107，頁 2。

山谷品評雖有理,但稍見籠統。細加觀察,乃韓愈展現高明的敘事技巧,更為繁複生動。

進一步說,韓愈在敘述中鋪陳行動、環境與對話等元素,實與大盛於中唐的小說敘述之長技高度結合。明胡應麟(1551—1602)《筆叢》便說:

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⁴³

韓愈元和年間所作古文,尤有大量虛構描寫,或曲折離奇故事,如《毛穎傳》作於元和五年,《送窮文》作於元和六年,而《石鼎聯句詩序》、《進學解》作於元和七年,《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作於元和九年,均染傳奇小說色彩。陳寅恪以《毛穎傳》為例,認為韓愈以古文試作小說,乃基於早年深嗜小說。⁴⁴ 又於《元白詩箋證稿》說:“而小說則可駁雜無實之說,既能以俳諧出之,又可資雅俗共賞,實深合嘗試且兼備宣傳之條件。”⁴⁵ 因為韓愈借鑑小說之虛構敘述,能有效增強古文的敘事與詭設,對於發展中唐古文,也有滋養與宣傳效果。據康韻梅所考:

韓、柳之作與唐代傳奇小說交涉的實質,是在兩者奇詭俳諧的文體風格中展現。⁴⁶

古文與小說之文體雖異,可以互相取法,反而創造獨特意趣:奇詭俳諧。

首先,韓愈敘寫“送窮”儀式:“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

43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正集》,卷20,《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86,頁19b—20a。

44 詳見陳寅恪:《韓愈與唐代小說》,《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頁441。

45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頁23。

46 詳參康韻梅:《唐代古文與小說的交涉——以韓愈、柳宗元的作品為考察中心》,《臺大文史哲學報》2008年第68期,頁128。

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糧，牛繫軛下，引帆上檣。”⁴⁷順勢爲下文建立一個人鬼溝通的情境空間，已較揚雄細膩。此後，揚雄未描述“貧”之體貌，韓愈則潤加“窮鬼”殊形詭色，揣摩其“現聲”情節尤生動：“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歎若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描寫窮鬼形象，以及主人畏怕審聽反應，繪聲繪影，增添神秘感，營造故事的緊張氛圍。

次段，讓窮鬼與主人往復激辯。揚雄是採一問一答，韓愈增爲二問二答，讓兩方立場發生激烈之對立碰撞，與小說的矛盾衝突類似，有助推深加廣敘事主題。

最後，“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原欲送窮，終而留窮，故事峰迴路轉。韓愈敘事，較揚雄更爲跌宕生姿。明王世貞（1526—1590）便說：

子雲《逐貧賦》固爲退之《送窮文》梯階，然太單薄，少變化，內貧答主人“茅茨土階”“瑤臺瓊榭”之比，乃以儉答奢，非貧答主人也。退之橫出意變，而辭亦雄贍，末語“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自勝。⁴⁸

《送窮文》屬韓愈後期作品，雖仿揚雄辭賦形式，但是在刻畫送窮場景、鋪陳對話，渲染恐怖氣氛，以及描寫主人與窮鬼互動，例如窮鬼忽而乞憐哭訴，忽而指正主人，情態鮮明生動，逼真眼前，甚具臨場感，已非傳統辭賦簡單主客問答，而是具有小說化特徵。

綜合前述，略作小結，《送窮文》旨在自述身世際遇，也暗寓諷諫，爲此融入多種敘事技巧，包含嚴肅文體，以致雅俗相成，產生莊諧相涵的閱讀效果。而韓愈早年作《重答張籍書》即說：

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

47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編次：《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28。

48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 14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79，頁 22a。

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于道哉！吾子其未知思乎！⁴⁹

韓愈儘管以文為戲，而不棄大雅。宋人王欽若(962—1025)撰《冊府元龜》，《詼諧》引司馬遷(約前145—前90)《史記·滑稽列傳》語云：“始以滑稽，終存規諫，假其抵掌，每言笑以見意。……故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蓋謂是也。”⁵⁰古之“諧辭”，出於滑稽、俳優傳統，作為諱飾言外得意之手法，有助文章傳播、微諷效果，不應因重美刺而看輕詼諧，一概斥為有虧德音。所以，錢穆論韓愈古文云：

志道修身，乃為文立言之基本。世人常言韓公主文以載道，其實韓公之意，乃謂必得道而後始能文也。⁵¹

品賞韓愈詼諧文章，尤應關注在看似不甚莊嚴、雅正的“紕繆”文字底下，其實充滿比興、隱喻，不失於褒貶與諷諭。胡應麟《讀平淮西碑》更說：

昌黎之有古意者，《毛穎傳》、《進學解》、《送窮文》，皆以文為戲，示不欲步驟前人也。世徒知其滑稽，而罔測其微旨所在，乃不佞竊獨窺之！⁵²

就文體本質，小說近俗，而古文尚雅，要之以明道教化，有所寓意為主，韓愈古文創作對此是深有體認。《送窮文》虛構故事與情節，大吐牢騷，再藉窮鬼克制，看似戲言，其實醒心爽目，仍是以文明道，重心在突出唐代士人在生存困境下之自愛自重，因而能於遊戲中見雅正，與經傳之教雙軌合轍。這是韓愈以文為戲之創新與精髓，亦韓文奇崛詼詭之重要因素。

49 韓愈：《重答張籍書》，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2，頁79。

50 王欽若：《冊府元龜》(明刻初印本)，卷947總錄部，頁11098。

51 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羅聯添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頁1012。

52 胡應麟：《讀平淮西碑》，《少室山房集》，卷10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90，頁760。

四、摹與寫：續衍韓愈《送窮文》之表現心態與型態

揚雄逐貧，韓愈送窮，下啟晚唐、宋、元、明、清諸多文本，清浦銑（1729—1813）《復小齋賦話》曾說：

揚子雲《逐貧賦》，昌黎《送窮文》所本也。至宋、明而《斥窮》、《驅慳》、《禮貧》之作紛紛矣。⁵³

浦銑觀察耐人尋味。除了勾勒送窮題目之脈絡，乃從揚雄《逐貧賦》、韓愈《送窮文》，再至宋人俞德鄰《斥窮賦》、明人黃省曾（1496—1546）《禮貧賦》，源遠流長。值得關注的是，浦銑另將明人楊於庭（1595 前後在世）《驅慳賦》納進書寫系譜，可見發軔於韓愈《送窮文》者，後來也跳脫貧窮舊題的框架，有所新衍。

揚、韓抒寫主要假藉主客問答，達到自我對話，抒情效果很強。因此探討續衍，宜聚焦其創作心態，可更理解作家為何而作，以及如何表現。

（一）炫才：競寫心態

揚雄認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⁵⁴《逐貧賦》雖屬抒情小賦，也鋪述貧、富生活。韓愈《送窮文》進一步踵事增華，便勝揚雄一籌。後人學仿韓文，就命題來說，便有逐貧、送窮、留窮、迎富、禮貧等傳統命題，也新衍瘡鬼、睡魔、倦鬼、慳鬼等題材，或敘事另闢蹊徑，或以富麗詞藻超之，故題材、布局、文風、手法，有承有啟，已經展現了文學的競寫意義。

晚唐段成式（803—863）《送窮文》是與韓文同題之首篇，文人炫才與競爭的心態尤顯著。此文作於 45 歲，因牛李黨爭坐累，閑居襄陽，借《送窮文》抒其窮愁失意：

53 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下，何沛雄編：《賦話六種》（香港：三聯書店，1982 年），頁 88。

54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揚雄傳》，卷 87 下，頁 3575。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三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爲送窮船。判筒而槽，比擇而閭。細泉纏幅楮，飾木偶。家督被酒，請禳窮，將酹地歌舞，予謂窮曰：“予送非囓□崇曆戚，循陰索隙，營葷滄餅，直脰涎瀝者；非寒哭蕞磷，敗衣網身，惡覷牆間，冷嘯淒辛者；非嚇覘喉巫，欺癡燒衰，燼藪瀦泉，擾押狐狸者。噫！有才歎升窄，脰腸噉喀，幾童其筆，燥心汗滴，以是而歿者去些！有開卷數幅，室心妨目，襲經攻史，方寸日戚，以是而歿者去些！有議古酌今，左凌右侵，麓垤酒涔，短淺不禁，以是而歿者去些！”⁵⁵

據“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可知友人曾比美韓、段二文優劣，段成式也將這段故事寫入，顯然對自己的仿寫深有自信，表現與韓愈爭勝之意圖。

韓、段二文乃目前所見最早送窮文，各有異同。首先，段文承韓文遺意，非真心送窮，故明謝榛（1495—1575）《四溟詩話》說：“予因古人（韓、段）《送窮》二作，即於切要處思得一聯：‘窮自有離合，心何偏去留？’”⁵⁶ 二文因爲同調，謝榛能作《留窮》詩縮合二文。

然而，二文風格迥異，韓愈送五窮，看似自省，其實自譽，故令窮鬼正言，反常合道。反觀段成式，其人博學好奇，嘗著《酉陽雜俎》，兼擅詩文，齊名溫李。但審其意，自歎才思枯竭，心煩意亂，否定自我，充滿憤懣。形式方面，段文缺乏主客問答，敘事手法不若韓文繁複，但改以祝禱文詞爲主，也是首見。語言表現，韓愈語言平順生動，段文則以奇澀精駭出之，更見典奧。宋姚鉉（967—1020）《唐文粹》以“文體”類選唐文，將《送窮文》歸於“文”體之“祛癘”類，⁵⁷ 然而，姚鉉未收韓，而選段，從古雅的選文標準肯定段文價值，未因續衍韓愈而忽視。

55 見姚鉉編：《唐文粹》，卷 33 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43，頁 9b—10a。

56 謝榛云：“正月晦日，集晉川園亭，因韓退之、段成式曾於是日皆作《送窮文》，予賦《留窮》詩，以述其志云：‘送窮何所往？托寓豈無由？……窮自有離合，心何偏去留。……莫灑步兵淚，花時足勝遊。’予因古人送窮二作，即於切要處思得一聯：‘窮自有離合，心何偏去留。’借此爲發興之端，遂以尤韻擇其當用者若干，則意隨字生，便得如許好聯。”見謝榛著，宛平點校：《四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 年），頁 126—127。

57 見姚鉉編，《唐文粹》，卷 33 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43，頁 1b。

至宋，續衍韓愈《送窮文》進入發展期，作品大增，題材多元。

有意識地以“留窮”命題，最早也是段成式《留窮辭》，惜不傳。宋人發揚，崔敦禮(?—1181)《留窮文》便有超越古典的寫作企圖。序云：

子雲之《逐貧》、退之之《送窮》，辭各偉麗，余反之，作《留窮》。⁵⁸

逐貧、送窮，各擅勝場，故崔敦禮“反用”命題，分庭抗禮：

屢空先生正月晦日揖窮鬼，與之坐，而告之曰：“子高陽之裔，顓帝之支。衣必縷裂，食必用糜。生號窮鬼，沒為窮神。死以是日，人謂送貧。吾與子遊於茲有時矣，其相得如膠漆之固，其相與如魚水之情。故不敢追逐流俗，結柳車，縛草船，載糗與粃，繫牛引帆，以送子行。子能舍我而他之乎？”⁵⁹

固然摹仿韓文架構，因主客互換，布局遂異。逐厄本屬常情，主人卻主動慰留，選擇“趨”厄，便與韓愈《送窮文》文氣不同，緩解了激憤。又因窮鬼好奇，引出主人寥落之狀：

言未既，歛然若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人有蘭宮秘宇，雲楣虹梁，棼檠布翼，棟桴高驤，蒂倒茄於藻井，飾華榱與璧璫。此宮室之麗，人所共安也，而先生以余之故，獨得夫甕牖而蓬窻。六珍殊品，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尹公爨鼎，庖子揮刀。列方丈以華錯，陳員案而星羅。此膏粱之味，人所同願也。而先生以余之故，獨得夫藜藿而簞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礪碱綵緞，琳琅青瑩。珊瑚玉樹，周阿而生。此衆寶之奇，人所娛心而侈目也，而先生以余

58 崔敦禮：《留窮文》，《全宋文》，卷 6066，冊 269，頁 13。

59 同上注。

之故,常捆載垂囊,曾不得一金之爲資。”⁶⁰

崔敦禮雖效送窮體式,但也借鑑揚雄貧、富對比作法,從居住、飲食、珍寶三面細膩鋪寫,刻劃富人浮靡豪華,自己卻因窮鬼附身,一無所有。鋪排規模上,便超越揚、韓,而鋪張藻麗正是通過續衍,達到競勝原文之常見現象。⁶¹ 崔文敘五個窮鬼來歷,刻意套入韓愈原文字句,卻賦予窮鬼截然不同的質性:

子之儔朋,非三非四,在十除五……凡所以日訓誨於前,使吾佩聖人之道而不爲流俗之歸者,皆子之志也。且夫刻剝侵削,肥己瘠人,漁民之財以資厥身,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仁!其名曰仁窮。祿可苟求,位可力致,見德不思,惟利是嗜,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義!其名曰義窮。覬覦貪饕,進進不止,矯矯亢亢,罔顧廉耻,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禮!其名曰禮窮。籠以術數,周以心計,揣摩低昂而罔市利,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智!其名曰智窮。爲姦爲欺,爲鄙爲吝,乖誕弗恤,貨殖是徇,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信也!其名曰信窮。……吾其在下,得此五友,磨礮訓勵,以飭厥躬。吾其在上,得此五友,傑卓清特,以奮厥功,使千百世之下,凜凜乎仰吾之清風,所謂富貴不能移其志,勢利不能動其衷者也。⁶²

作者跳脫韓愈對五窮定義,改以仁、義、禮、智、信,即儒家“五常”,說理意味更強,與宋代道學浸染風氣合轍。因此,本文缺少韓愈先送後留的曲折情節,但因始終

60 同上注。

61 例如區仕衡《送窮文》也將貧、富具體描摹,如:“人之有衣華采綉縟,羔裘豹祛,文錦繡縠。予惟單衣,布或無幅,誰其尸之,致此窮蹙?人之於食,日費萬錢,烹鳳炙龍,醉醴飽鮮。予惟阻饑,曲突無烟,困厄至此,是誰之愆?他人之居,潭潭其府,左青右黃,雕牆峻宇。予獨無家,顛連逆旅,甕牖桑樞,僅蔽風雨。靜言思之,咎其在汝。他人之稼,五穀穰穰,黍稷種植,千倉萬箱。予有薄田,糊口四方,年登而饑,饜此糟糠。誰生厲階,至今爲殃?人之豐財,帑藏充積,明珠文犀,良金翠璧。獨嗇於予,家徒四壁,室如懸磬,儲無儋石。匪汝之尤,曷至此極?”區仕衡:《送窮文》,《全宋文》,卷 8167,冊 353,頁 115。

62 崔敦禮:《留窮文》,《全宋文》,卷 6066,冊 269,頁 13。

留窮，寫法詭於人情，既不失閱讀樂趣，也度越韓愈牢騷心態，守賤意志更堅決。

《送窮文》之傳衍，尚有一特殊現象，經常敘引韓愈送窮一事：

時代	作者 篇目	引文出處
宋	王令《送窮文》	維皇祐壬辰十二月三十日，謹奉香酒送窮鬼，而告之曰：“嗚呼窮哉，果有鬼歟！……在昔有唐，賢曰韓公，立爾名字，俾傳無窮，謂鬼為無，公豈給我？疑鬼為有，爾其來些。” ⁶³
宋	王之道《譴瘧鬼文》	我非韓愈，復苦五窮。轉喉觸諱，往往造攻。 ⁶⁴
宋	王之望《留窮文》	王子於是駭然莫測，默然內愧，徐抽其端，緩頰以對：“吾讀韓子，久聞爾名，謂子有知，庶幾神靈。子則不然，憎貧棄舊，我不爾驅，爾顧我咎。” ⁶⁵
宋	俞德鄰《斥窮賦并序》	揖窮鬼而三呪：“伊造化之亡私，匪奇偏于賦受。……余非韓子，燒船與車。延爾上座，為爾所諛。” ⁶⁶
元	郝經《邀窮文》	昔者子雲，作賦逐汝。竟自投閣，漫為章句。後來文公，作文送汝。延之上坐，送而不去。余學非揚，余德非韓，固窮守道，素行憂患。 ⁶⁷
明	申時行《祛倦鬼文》	昔人云，人精強則神輔之，困憊則鬼入之，是誠有倦鬼耶？柳罵三尸，韓逐五窮，良有激也，矢文以祛之。 ⁶⁸
清	戴名世《窮鬼傳》	聞江淮之間有被褐先生，其人韓愈流也，乃不介而謁先生于家，曰：“我故韓愈氏客也。……”先生避席卻行，大驚曰：“汝來將奈何！”麾之去，曰：“子往矣！昔者韓退之以子故，不容於天下，召笑取侮，窮而無歸，其《送窮文》可復視也。子往矣，無累我。無已，請從他人。” ⁶⁹

續衍直接補充與原文關係，已非單純模擬，“韓愈送窮”具有鋪墊效用，除了通過引用與仿寫，保存韓愈原文片段與寫作精神，也能觀察作者對《送窮文》之批

63 王令：《送窮文》，《全宋文》，卷 1748，冊 80，頁 168。

64 王之道：《譴瘧鬼文》，《全宋文》，卷 4064，冊 185，頁 142。

65 王之望：《留窮文》，《全宋文》，卷 4372，冊 198，頁 31。

66 俞德鄰：《斥窮賦》，《全宋文》，卷 8277，冊 357，頁 282。

67 郝經：《陵川集》，卷 20，《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92，頁 25。

68 引文見陳世寶：《古今寓言》，卷 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冊 252，頁 78。

69 戴名世：《窮鬼傳》，《南山集》，卷 12，《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冊 1419，頁 8。

評接受。續衍作為獨立存在之文,最重要的是抒寫內容或形式均有增新,實為重塑造再造,與原文間有互文性。以王令《送窮文》為例,與窮鬼問答,一方面借引用韓文,保留五窮內涵,同時新闢“窮鬼何畏”內容:

主人乃恐悚而前,攝衣謝之,“然則不敏,敢問何畏?”曰:“夫長足先趨,長手疾取,見利忘義,喜得忘與,此名曰貪;笑面美口,拜膝啜手,進常在前,退每居後,此名曰佞;負口苦身,中藏外貧,磨針續髮,補故代新,此名曰吝;比終輕初,勇於利圖,閉目百思,開口千塗,此名曰巧。貪佞吝巧,我實畏之,有不我遣,我背而馳。借問主人,子還有否?”主人乃愧心汗手,澁舌訥口,鄙實無之,去留願受。⁷⁰

主人因送鬼無方,只能再次向鬼刺探禁忌。豈料窮鬼最怕貪、佞、吝、巧。主人竟是蹇促、慚愧,引人發噓。主客皆胸無城府,拙愚更勝韓愈,惹人憐惜。此外,王令所列貪、佞、巧,與韓文相應。而所增“吝”,因其人格消極,對外在物質過於看重,反而缺乏奉獻、犧牲的社會責任感,可見有違窮則獨善,達則兼濟的生活態度,對於君子固窮的思想內涵,王令便有補充及推進的作用。

以此觀察,韓愈《送窮文》傳衍不絕,主因之一是後世追攀韓文風氣很盛,模仿致敬之餘,又能爭奇求變,雖與原文多交集,卻也是獨立作品,能別出新意。

(二) 娛情: 祇以自嬉

王若虛說:“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世多譏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⁷¹雖諷韓愈,但敢於抒寫自我確屬韓文本色。⁷²《送窮文》即

70 王令:《送窮文》,《全宋文》,卷 1748,冊 80,頁 168。

71 王若虛:《滄南集》,卷 2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90,頁 423。

72 如《上宰相書》自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送孟東野序》亦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窮達不能強求,但不可不鳴。分見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編次:《韓昌黎文集校注》,卷 3,頁 90;卷 4,頁 136。

以“文窮”自陳“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⁷³ 韓文不只為聖人立言，也聊以娛情。故儲欣（1631—1706）評云：

自訴實自譽也，與《進學解》同。⁷⁴

一語中的。《送窮文》以否定自我，其實肯定自我的詭言，抒放積鬱，故讀者受到感召而重寫，俞德鄰《斥窮賦》序曰：

柳下惠遺佚而不怨，阮窮而不憫，然而揚子逐貧，韓子送窮，何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余感而作賦。⁷⁵

作者為度宗咸淳九年（1273）進士，未幾宋亡，入元不仕而遁跡以終。嘗作《暇日飲酒輒用靖節先生韻積二十首詩》明志，詩云：“在昔盛壯時，為貧亦求仕。終然返故廬，謀道不謀己。豈不憂飢寒，折腰固吾恥。左手招夷齊，右手揖綺里。何必駟馬車，策勳耀前紀。時行吾則行，時止吾則止。行止未有涯，醉鄉差可恃。”⁷⁶ 作者身處末世，若非謀生，實不願入仕，有陶潛亮節。《斥窮賦》有隱逸之志，文中窮鬼有一段控訴：“余朋儔，非六非四，非今斯今，立名垂字。顯允韓子，實為我仇。子何人斯，而亦我尤。……子所以顛沛流離，若愚若癡，謗譽交集，悶然莫知，則彼智窮之為也。”⁷⁷ 即翻自韓愈“五窮”。原來眾窮鬼認為主角生性慵懶、文章保守、自怡山水、離群索居，行止禍首竟是智窮。最終引起智窮與其他窮鬼內鬩。文章寫得很嬉鬧，但正如序文暗示，人如何安然於世呢？關鍵就是“智窮”，完全取決於主體“選擇”。作者以賦為戲，對恬淡生活心嚮往之，也實踐之。

73 同上注，頁 328—329。

74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昌黎先生全集錄》，卷 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404，頁 31b。

75 俞德鄰：《斥窮賦并序》，《全宋文》，卷 8277，冊 357，頁 282。

76 俞德鄰：《佩韋齋集》，卷 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89，頁 4b。

77 俞德鄰：《斥窮賦并序》，《全宋文》，卷 8277，冊 357，頁 282。

除隱逸閑居者適合重寫《送窮文》，仕途有低潮經驗亦然。王之望早年命途多舛，遭逢國破家亡，重踏仕履後作《留窮文》，自況三十年辛酸。寫作背景與韓愈相似：

癸丑之孟春五日壬子，晨起，倦而假寐，見五怪物歛然俱至。衣裳藍縷，容色枯悴……意若忿戾，曰：“我乃子之窮鬼。吾與子遊今三十年。子在孩提，我矜我憐。及子稍長，戲遊踰躅。子能讀書，佐子精研。艱難辛苦，不爾棄捐，望爾有成，報我周旋。事乃大謬，百無一然。子年日長，子窮日熾，流離困頓，無復生意。半生應舉，無所識拔，易耨深耕，種而不刈。偶得一官，日望其祿，不才無庸，所向墻谷。纓冠束髮，號稱曰儒。不獲其利，苟得有餘，人皆爲之，爾獨不屑。朝不及夕，期彼歲月。爾子爾妻，仰爾以豐，吟饑呻寒，我耳爲聾。人皆愉愉，爾獨悶悶，使我見子，無疾而病。凡子之窮，不可殫論，有目未覩，有耳未聞：釀酒成醢，炊飯成糜，投鼠中器，誤刀斷機，賣漿遇寒，曝麥逢雨，渡水覆舟，執爨焚宇。”⁷⁸

此文繫宋高宗紹興三年(1133)，作者甫過而立，極不如意。據《王之望墓誌》載：“紹興二年，以少傅遺澤，補將仕郎。明年授右迪功郎、昌化軍判官，改辟監台州支鹽倉，因家焉。秩滿，銓試第一人，循從政郎，調處州錄事參軍。”⁷⁹可知王之望以蔭補入仕。又作《祭宜州歐陽氏姊文》自傷：“我生不辰，幼遭憫凶。七歲失母，踰冠而孤。同產之愛，荐遇兵禍。死生契闊，今餘一人。姊先南來，意必無恙。云何不淑，亦遽夭傷。……身既零落，爰及苗裔。王氏之出，絕於高門。何辜于天，禍至此酷。……襄漢大亂，骨肉凋喪。數口避地，西走漢中。……我困東甌，姊在南越。”⁸⁰原來作者人丁單薄，家門不幸，生活困蹙不堪。唯一家姊竟死於宋室南渡，遂偕妻小顛沛流離，至高宗即位，方得一祿。困

78 王之望：《留窮文》，《全宋文》，卷4372，冊198，頁31。

79 王之望墓誌被發現乃是在2000年8月由臨海市博物館徵集而來，文近3000字，可補《宋史》本傳之不足。引文援自劉云軍：《南宋宰輔王之望墓誌及相關問題研究》，《宋史研究論叢》第11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12月），頁459—469。

80 王之望：《全宋文》，卷4371，冊198，頁15。

窘如此，不得不藉“窮鬼”消解內心抑鬱。可知，作者續衍亦如攬鏡自照，表現自身坎懣身影，也讓讀者觸碰幽而不顯的創傷。

另有作者跳脫傳統框架，新闢生活題材。例如，孫樵曾患瘧而作《逐瘧鬼文》。用送窮體式，改以瘧鬼寓意：

孫子病瘧，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栗縮撼懷，有若仆子於嚴冰者；終則憤胸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耶？余試爲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余病誠鬼也……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劊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己日消。是殘吾生於瘧鬼也，子並爲吾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迎顏作怡……是爲諂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剋己沽名，飾情釣聲……是爲驕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唇……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榮，長劍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鏹磨……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並爲吾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遊。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⁸¹

晚唐古文衰頹，孫樵根柢經術，學文韓柳，其《逐瘧鬼文》即借鑒《送窮文》。宋人王懋（1151—1213）《野客叢書》云：“《送窮文》雖祖《逐貧賦》……。僕謂古今文人遞相祖述，何限？人局於聞見，不暇遠考耳。樵又有《逐瘧鬼文》甚工，

81 孫樵：《逐瘧鬼文》，引自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卷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404，頁23a—24b。

其源正出於《逐貧賦》，類以推之，何可勝紀。”⁸²鉤沉揚雄、韓愈、孫樵的傳衍現象。孫樵文風雖不及韓愈雄暢恣肆，但長於鋪排，便於將世人各種逐利逢迎嘴臉層層疊起，筆鋒凌利。作者將低劣人性分爲諂鬼、驕鬼、巧鬼、錢鬼，而疢鬼象徵人性另一面：諫、忠、廉、信，亦作者自我形象，於是“吾道愈窮”“知己日消”。雖佯求友人撰文驅疢，最後退而歌“誠有激於中乎？”顯露作者真實心聲，也是自頌。錢謙益(1582—1664)《富貴主人文》云：“昔人逐貧送窮之作，皆以貧鬼致辭，譴訶不少貸，而富鬼則不及焉。孫樵《逐疢鬼文》列四鬼之目，曰諂鬼、曰矯鬼、曰巧鬼、曰錢鬼，是四鬼者，皆富鬼之族類儔黨也。”⁸³除提點孫樵創意，也將“逐疢”納入逐貧送窮書寫譜系。

值得注意是孫樵選題，另受韓詩啟發。樊汝霖注：

瘡，疢疾，孫樵有《逐疢鬼文》，其事出此詩(韓愈《譴瘡鬼詩》)，而其辭則步趨公《送窮文》而爲之。⁸⁴

可謂抉隱發微。韓愈《譴瘡鬼詩》云：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余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瘡鬼威。乘秋作寒熱，翁媪所罵譏。求食歐泄間，不知臭穢非。……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覩然不知歸。……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違。⁸⁵

古人常有患瘡經驗，據鄭珍(1806—1864)《跋韓詩譴瘡鬼首》說：“此詩公實因病瘡而作，其時當在永貞元年八、九月，公由郴至衡潭中間。……並就眼前景，

82 王懋：《野客叢書》，卷6，《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冊304，頁58。

83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卷27，頁829。葛曉音《中晚唐古文趨向新議》也認爲“像《逐疢鬼文》、《罵僮誌》，可說是亦步亦趨地模仿韓愈的《送窮文》和《進學解》”。葛曉音：《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99。

84 韓愈撰，魏仲舉集注：《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74，頁17b。

85 韓愈：《譴瘡鬼》，彭定求編：《全唐詩》，卷342，冊10，頁3836。

附合楚騷，以為娛戲，非憑空擬撰也。……要之名門子孫，不修操行以忝厥祖父者，比比而是，公自嬉罵瘧鬼，而使不肖子讀之，自知汗背，此即有關世道也。”⁸⁶ 韓愈以病體為詩材，以詩為戲，但不失雅正，詩句“贈汝以好辭”，即與《送窮文》同一構思，欲以文字驅邪，紓解不快。孫樵《逐疔鬼文》頗受清代選家儲欣欣賞，稱云：“拔出《送窮》、《乞巧》上。”⁸⁷ 雖未詳其意，但是在創意上兼容韓愈二首怪奇詩文，也代入瘧鬼、窮鬼二種風俗，開出新意，而宣洩激憤，磊砢更甚，確實能與《送窮文》齊觀並立。

此後，後世偶爾也出現逐瘧鬼文，可視為《送窮文》書寫系譜內的新衍現象。宋人秦觀（1049—1100）《遣瘧鬼文》寫得便好，雖原自韓愈、孫樵，內容已完全轉向。元豐三年（1080）夏，秦觀患瘧，秋復發作，逾月始癒，撰《遣瘧鬼文》：

邗溝處士，秋得瘧瘧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沍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穹蠖屈，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方媒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渤滄，酌以注嗑，未足為快。徂酉盡戌，泐然露汗，然後乃已。⁸⁸

邗溝居士是秦觀別號，用送窮體式摹寫自己患瘧歷程很精采，韓詩、孫文遠不及之。患瘧甚苦，宋人陳言（1131—1189）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指出瘧之症狀：“病者發寒熱，一歲之間，長幼相若，或染時行，變成寒熱，名曰疫瘧……病者寒熱，日作夢，寐不祥，多生恐怖，名曰鬼瘧。”⁸⁹ 患瘧須承受週期性寒熱交替之苦，秦觀歷經倦怠乏力，驟感畏寒，口渴發熱，而後大汗淋漓四階段乃止，生動傳神。所以，林紓（1852—1924）評云：

⁸⁶ 鄭珍：《巢經巢詩文集》，卷5，《續修四庫全書》，冊1534，總頁26。

⁸⁷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可之先生全集錄》，卷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404，頁24b。

⁸⁸ 秦觀：《遣瘧鬼文》，《全宋文》，卷2590，冊120，頁198。

⁸⁹ 陳言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卷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43，頁21a—21b。

此脱胎《送窮》之文，奇警黔黑，滿紙突兀，自是才人極筆。首一段寫瘧之狀，僕則五次嘗之，一無差謬，真善於體物矣。⁹⁰

而後，瘧鬼登場，秦觀寫道：“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橐，縻綆注缶，揮以大箠，跳踉而進”，邗溝處士無所畏懼，以文叱道：

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迷繆，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爲此不祥！⁹¹

秦觀博通釋道，復以學道口吻，對衆鬼闡揚天地之道，令其愧拜而去。《遣瘧鬼文》表現作者正氣凜然形象，而採用主客問答，以“要言妙道”啟發瘧鬼，令主人霍然病除，故亦用枚乘《七發》遺意，融會巧妙。

另外，宋文《屏睡魔文》是續衍中首見睡魔題材。睡魔一詞，始見於唐人呂巖(796—?)《大雲寺茶詩》：

玉蕊一槍稱絕品，僧家造法極功夫。兔毛甌淺香雲白，蝦眼湯翻細浪俱。斷送睡魔離幾席，增添清氣入肌膚。幽叢自落溪巖外，不肯移根入上都。⁹²

呂巖善丹法，此詩將瞌睡擬人化，所舉睡魔與詠茶相關，乃爲宋詩中之“睡魔”張本，此後屢見之。北宋如黃庭堅《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煎烹三首》之三云：“乳粥瓊糜霧脚回，色香味觸映根來。睡魔有耳不及掩，直拂繩牀過疾雷。”⁹³南宋有陸游《試茶》：“蒼爪初驚鷹脫鞵，得湯已見玉花浮。睡魔何止避三舍，歡

90 林紓評語出自《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援自劉勇剛、吳雅楠編注：《秦少游文精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56。

91 秦觀：《遣瘧鬼文》，《全宋文》，卷2590，冊120，頁198。

92 呂巖：《大雲寺茶詩》，彭定求編：《全唐詩》，卷858，冊24，頁9700。

93 黃庭堅：《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煎烹三首》，《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卷1013，冊17，頁11566。

伯直知輸一籌。”⁹⁴皆借“睡魔”表現文人茶飲雅趣及提神作用。馮時行(1100—1163)《責睡魔》最宜關注：

蕭蕭冷官無一事，高齋搔首兀癡頑。睡魔襲我意蕭散，直來眉睫揚神奸。……謾學昌黎送窮術，揮毫加點文爛斑。睡魔憑物對我語，勸我停手開憤顏。自言宇宙若非我，人生俄頃無休閒。⁹⁵

白云受韓愈《送窮文》啟發，欲以詩文送別睡魔，乃宋詩中將睡魔與窮鬼並舉之首例。此後如舒岳祥(1219—1298)《睡魔》詩云：

睡魔如瘧鬼，日日應期來。符篆燒難却，茶槍戰不開。中宵翻醒去，當晝又潛回。應是五窮數，留君共酌杯。⁹⁶

已將睡魔、瘧鬼、五窮鬼並舉，宋人受韓愈影響，以文字除魅的現象由此可見。

《屏睡魔文》作者白玉蟾，瓊山縣(今海南省瓊山縣)人，少學道，16歲離家雲遊，養真於儋州松林嶺，師從道教南宗四世祖翠虛子陳楠(?—1213)於羅浮山，盡得真傳，創道教南宗，奉為金丹派南宗第五祖。⁹⁷《屏睡魔文》即染道教色彩：

94 陸游：《試茶》，《全宋詩》，卷2159，冊39，頁24385。

95 馮時行：《責睡魔》，《全宋詩》，卷1936，冊34，頁21613。

96 舒岳祥：《睡魔》，《全宋詩》，卷3437，冊65，頁40927。

97 據其弟子彭耜《海瓊玉蟾先生事實》載其生平事蹟：“先生姓葛，諱長庚，字白叟，先世福之閩清人。母氏夢食一物如蟾蜍，覺而分娩。……七歲能詩賦，背誦九經。父亡，母氏改適。先生師翠虛陳泥丸先生而學道焉，得太乙刀圭之妙，九鼎金丹之書，長生久視之術，紫霄嘯命風霆之文，出有入無飛升隱顯之法。始棄家從師遊海上，號海瓊子。至雷州，繼白氏後，改姓白。名玉蟾，字以閱，衆甫，號海南翁，一號瓊山道人，一號蟾庵，一號武夷散人，一號神霄散吏，一號紫清真人。……先生嘗有詩云：‘待我當年三十六，青雲白鶴是歸期。’以歲計之，似若相符。逾年，人皆見於隴蜀，又未嘗有死，竟莫知所終。”白玉蟾博學善文，其丹理摻揉儒家易學及佛家禪學，以宇宙生成論，即心是道，以及精、氣、神為基礎，兼習大洞法籙，齋醮科儀，寓內丹於神霄雷法之中，後致力內丹術，創建內丹派南宗，為道教重要人物。詳參白玉蟾著，周偉民、唐玲玲、安華濤點校，《白玉蟾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卷1，頁12—14。

今但好睡，曾無知草木之不如也。元神離舍，渙散無歸，真氣去體，呼吸無主，雲掩心天，波渾性海，慧鏡生塵，智劍無刃，以興為寢，以明為晦，宴然如黑山，黯然而如鬼谷。其酣兮如酒醉不醒，其暝兮如藥醎酪酢。其滋味兮如良魚入網羅，其意使兮如飢鼠貪畫餅。其鼾兮如雷電攪萬山，其躑兮如波濤落崖井。……睡魔來也，與心猿意馬而作伍也。⁹⁸

“睡魔”一詞常見於內丹派文獻，如宋王慶升《修真六用》論“卧”法：“默默昏昏入鬼窠，惺惺僚僚未圓陀。西山日暝鳥巢桂，解鬼休兵馳睡魔。”⁹⁹宋末李道純《清庵瑩蟾子語錄》論內丹心法說“垂目睡時工水汞，行工之際，睡魔相撓，睡時汞水中取火而攻之。”¹⁰⁰此文用法相同，狀寫身心遭受睡魔侵擾，精神昏沉如大醉。文云元神離舍、真氣去體、雲掩心天……皆與內丹派以人體為丹爐（人身是一小天地）概念相關，對照白玉蟾此文，便知亦非戲言。

此文若褪去皮相，即韓愈送窮骨架，且刻意步趨其辭，頗有磨練文筆意味。舉隅之：

	韓愈《送窮文》	白玉蟾《屏睡魔文》
解逐之法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糧，牛繫輓下，引帆上檣。	其睡魔也，潛身於華胥，戢跡於槐國，化而為蝴蝶，改而為螻蟻。……遂乃結柳輿而緝草舟，盛楮錢而囊竹黍，畫牛而挽車，繪龍以棹舟。
揖告之文	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摯儔，去故就新，駕塵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	三揖睡魔而語之曰：“聞子欲去久矣，擇日具舟車。汝等當辭，吾有飯飽幾盂，有酒醎幾壺，攜汝朋儔行，不可復滯居，倏然如雲飛，瞥然如電舒。汝曹自問，心有意於行乎？”

98 白玉蟾：《屏睡魔文》，《全宋文》，卷 6750，冊 296，頁 215。

99 王慶升：《三極至命荃蹄·修真六用》，檢索自《雕龍中日古籍全文資料庫·道藏》，頁 040945a。

100 李道純：《清庵瑩蟾子語錄》，引自《雕龍中日古籍全文資料庫·道藏》，卷 5，頁 230752b。

續表

	韓愈《送窮文》	白玉蟾《屏睡魔文》
鬼怪現形	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歔若嘔，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	屏息而潛聽其言，返眼而內視其形，啼笑不成，恍惚不寧，縮肩而竦頸，張眼而吐舌，初疑其有無，今知其為睡魔也。

作者雖仿韓文，但文辭愈繁。經一番敘寫，透過睡魔之訕笑，主人闡明精神修煉方法：

吾雖曰睡魔之精，乃汝自身之一靈。神清則睡魔去，神昏則睡魔生，但睡其形而不睡其神可矣。¹⁰¹

作者謂睡魔無善惡，乃身之一靈，應睡其形，存其神，重內在煉化，所以修煉關鍵是煉心，令元神恢復。作者《玄關顯秘論》也說：“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只此忘之一字，如能味此理，就於忘之一字上做工夫，可入大道之淵微，奪自然之妙用，立丹基於頃刻，運造化於一身也。”¹⁰²可茲互證。坐忘之養，是內丹派主要觀念，而與煉丹派之“形養”有別。順此，內丹派養煉精、氣、神，滲透於文學，便從“送窮”擴散思考，產生睡魔題材。作者此文娛情，也為續衍添染道教色彩，頗具特色。影響所及，元有盧琦（？—1362）《驅睡魔賦》，明代有王紳（1446—？）《詰睡魔文》、顧彥夫（約1510年前後在世）《遣睡魔文》、清有方濬頤（1815—1888）《驅睡魔文》，也映現作者生活志趣，有所自娛。

新興題材尚有明人楊於庭《驅戇賦》。戇者，愚痴剛直也，雖非逐貧、送窮內容，但文前有序，自陳受揚、韓二文啟發：

昔揚雄有《逐貧賦》、韓愈有《送窮文》，凡以宣鬱抒衷，用附孔氏，各言爾

101 白玉蟾：《屏睡魔文》，《全宋文》，卷6750，冊296，頁215。

102 白玉蟾：《玄關顯秘論》，《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冊33，頁141。

志之義。淵明有言：“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余業以戇廢矣！居間躊躇，作《驅戇賦》，比之二氏，敢云肖哉。¹⁰³

序文交代動機，亦品賞了《逐貧賦》、《送窮文》。作者肯定二文具有抒放情志，闡明聖教雙重價值，可見雖是模仿，態度莊嚴。楊於庭是萬曆八年(1580)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精於春秋學，有《春秋質疑》，四庫館臣評其人：“五言古詩時露清挺，本色尚存。其官職方時，值寧夏及倭寇之亂，於本兵多所贊畫，及事平而竟中察典，與虞淳熙同罷歸。是為萬曆中門戶交爭之始，故憤鬱不平，屢形篇詠。”¹⁰⁴察典乃對明代長官考評的察核機制，《明史》記載：“弘、正、嘉、隆間，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¹⁰⁵因仕履見污，作者內心鬱結至深，詩文時有怨激之音。《驅戇賦》即寫於貶所，文字酸楚：

楊子既逐，屏于田間，衆猶嗥嗥，聚蟲成山。哆彼文貝，羣飛刺天，九關峨峨，一斤不還。……市虎噬人，蜮沙含矢。厥讐所繇，戇故之以。迺叩靈臺，呼戇與語，胡汝從余，津津自喜。進不程時，退不量己。不諧與人，不洞事始。……他人朝夕，靈通與處，曲鈎公侯，從車上儻。而汝悞我，齟齬踽踽。辱在泥塗，偕禍之父。妻孥尤余，咎實在汝。余靜汝憇，余動汝鼓。豈無他人，繫我是主。借曰未知，厥效可觀。汝其行矣，則莫余侮。……戇曰唯唯，為謝主人。余亦何負，汝亦何嗔。……刑方為圓，於余何有？余去不復，誰為子友。……廷實負子，子則何罪？古人服義，過亦不貳。請終事汝，亦又何懟。戇遂不去，寧甘廢棄。仲連有言，貧賤肆志。¹⁰⁶

通篇四言，利用戇鬼相譏相怨，開展觀看作者二個視角，瀉其不平，也以任意造

103 陳元龍奉敕編：《御定歷代賦彙·補遺》，卷 2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1，頁 854。

104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79，頁 2489。

105 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選舉志三》（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卷 71，頁 1724。

106 陳元龍奉敕編：《御定歷代賦彙·補遺》，卷 22，頁 854。

遙自慰。不過，戇鬼題材雖新，自喻拙直，未脫韓文之智窮。惟文中“市虎噬人，蟻沙含矢”“廷實負子，子則何罪？”“戇遂不去，寧甘廢棄”，憤恨難平，正如館臣稱“怨甚行吟，未免失之過激”，騷憤更逼柳文。

總此可見，自嘲與宣洩，是《送窮文》及其傳衍最重要之抒寫心態，娛悅對象正是自己。題材已因文人日常生命經驗，未必周旋貧窮，祛癘對象也外延至疾病、倦睡、戇愚等身心感知，惟總以“彰顯自我”為方向，塑造作者孤高特立之形象。

(三) 淑世：兼濟天下

辭賦主客問答大致三種模式：一是作者參與，二是虛構人物，三是歷史人物。《送窮文》即屬第一類，作者化身問答一方，展示作者窮愁經歷，往往也關聯社會風氣，甚至批判現實。

受《送窮文》影響，多數續衍“悲己”情緒濃厚。然而，劉基（1100—1163）《送窮文》卻屬“悲世”之作。

劉基於元至順年間舉進士，歷官高安丞，江浙儒學提舉，後受朱元璋禮聘，陳述時務十八策，並謀劃北伐大計。明洪武三年（1370年），封誠意伯。《誠意伯集》輯23篇辭賦，如《九嘆》、《伐寄生賦》、《吊諸葛武侯賦》等，大多寫於元末明初之際，尤具抒憤寄諷。其《送窮文》雖同題韓愈，卻由窮鬼入夢開場，全局以祝辭為主，兼涉韓愈、段成式二氏二文，別開生面。首段云：“余夢有物兮，龍首人身。蓬頭鼠目兮，其音若呻。跳踉炎冷兮，若遠而親。往者來兮，忽笑以颯。……郭子釋策而笑曰：‘是窮鬼也。……人而遭之，窮不可當。載袂載襪，遣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唯唯。’”¹⁰⁷窮鬼究能遣之何方呢？劉基接著寫：

乃致詞曰：“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鬱雲起。冠裳濟濟集俊士，謀謨折衝格遐邇。汝不可往耗儲儲，山川靈神歆穆祀，孟塗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

107 劉基：《誠意伯文集（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8，頁200。

城！……重門擊柝鐘鼓訇，斥埃謹肅列旗旌，汝不可往構妖獍。健兒披甲眼若星，長戈勁箭穿爾形。嗟爾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井，治而不直。……歲時禋祀達方社，汝不可往原隰赭。朱衣赤郭騎駸馬，執汝鬻肉燔其裸。嗟爾窮鬼兮，無上天！……溫涼噓吹寒暑煎，陶冶萬物成歲年。汝不可往亂星躔，黔羸憑怒施椎鞭，破骸碎骨喪爾元。嗟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洪纖蠢頑各奠位，汝不可往坤軸軌。……嗟爾窮鬼兮，無潛於山！岩壑石核立鍵關，丘林陵麓產植蕃。……嗟爾窮鬼兮，無入于水！大□包納川瀆委，疏煩泄穢通脈理。……大泊蕩蕩無涯垠，青冥杳茫不見人。……汝往居之寂無鄰。……汝不寤兮滅為塵，急急如律令！”¹⁰⁸

乃仿道教律令威嚇窮鬼，續衍手法頗罕見，鎮鬼肅殺氛圍增添不少。更重要的是作者不僅盼窮鬼遠離主人居所，還要驅出城市、田疇，甚至天地之外，免為人間消磨人才，擾亂秩序，失去生機。

劉基希冀眾生界絕無窮鬼，顯然又翻新了“送窮”概念，與追求個人價值迥異，展現了拯世挽衰之大胸襟。明人孫緒已注意：

……韓退之有《送窮文》，段成式亦有《送窮文》，二子同時，想當時好尚如此。國初誠意伯劉基亦有《送窮文》。韓所送者，利勢之窮；段所送者，文字之窮；劉所送則天壤無窮鬼駐足之處，有天下一家之度，其識見過二子遠矣，然詞華皆不可與昌黎同語也。¹⁰⁹

劉基行文布置或不如韓愈，然而想為天下禳災解厄，憂在天下，格局之大是超越韓愈。

明代申時行《祛倦鬼文》亦非悲己，而有聖教輔世意味。序曰：

¹⁰⁸ 同上注。

¹⁰⁹ 孫緒：《沙溪集》，卷1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64，頁16a。

昔人云“人精強則神輔之，困憊則鬼入之”，是誠有倦鬼耶？柳罵三尸，韓逐五窮，良有激也，矢文以祛之。¹¹⁰

因受韓柳影響，激懷而作，絕非戲筆。行文確實正言厲色，仿祝文曰：“噫！吾語汝。大塊委蛻，洪鈞鑄形。孕精毓秀，篤生斯人。攝以陰陽，調以五行。充以元氣，運以元神。戴圓履方，含聰蓄明。壯以股肱，利於屈伸。五官奉職，福壽康寧。”¹¹¹首告倦鬼，“人”乃天地精氣所彙聚生養，含聰蓄明，福壽康寧。作者便為成聖成王之路，預作鋪墊，文云：“昔在神禹，胼胝如腊，亦越姬文，宴朝及昃，公旦几几，夜以繼日，宣父皇皇，不寢忘食。”¹¹²兢兢業業，勤勉終日才能成就聖王之學。突然，筆鋒轉至現實自身，因受倦鬼侵擾，精神昏昧：

彼誠至人，爾不能入。予獨何辜，爾不相恤。……不寢而夢，不醉而醒。不疾而疲，不歎而伸。……若南郭子俛几而坐，北宮子喪志而出。……如昌黎之昏花，步兵之眼白。……墜何郎之筆，落司馬之杯。……誦不能句，讀未終篇。惟爾一至，令人茫然，如右軍之坦腹，靖節之高眠；又若汪洋奧義，佶偃微言，凝思注想，欲探其玄。自爾一至，忽若瀟漫，如尹文之坐幻，達摩之逃禪。……子胡不歸爾之樂土，而顧撓我之胸臆？速去速去！無留我側。¹¹³

作者頻用古人事典，展示各種倦態，十分精彩，且與聖人反襯。下文則是倦鬼反駁：

我非爾仇，爾胡我責，適聞詈言，使我氣噎。爾不聞大明升而群陰伏乎？天君主而百體從乎？……使爾神定而無隙，吾安能於爾而見，侵爾志則

110 引文見陳世寶：《古今寓言》，卷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252，頁78。

111 同上注，頁78。

112 同上注。

113 同上注，頁78—79。

不立？……吾以安靜爲體，柔廢爲形，入乎優游之室，憇乎偃仆之林。不與精強者爲伍，而與懈怠者爲朋。銳健者，吾即與之絕；安閒者，吾即與之親。昔者董子下帷，吾不窺其幕；孫生閉戶，吾不行其庭……惟有貴介之子、落魄之夫，食厭梁肉、服羞綺羅，游娛既暇、歌舞方餘，徙倚高堂、燕坐華居，思憇息而少安，甚與我而相宜。又有愚童下士，惡習詩書，便目前之逸樂，忘腹中之空虛，絕想青雲之驥，閒過白日之駒，每欠伸而無措，遂與我而相依。……吾嘗入汝絳室，窺汝靈臺。銀海茫洋，王樓虺頽。心隨鴻鵠以俱往，神偕蝴蝶而飛來。吾乃解汝繫絡，弛汝形骸，雖一見而傾倒，猶四顧而徘徊。爾胡不自反，而徒咎我爲，謂我鬼耶？……爾何不勵精以爲刃，淬志以爲戈，銳意以爲棘矢，殫力以爲桃弧，吾即與子而永絕，安能復受子之刀刀乎？¹¹⁴

行文至此顯出正意，作者目的是以不倦誨人，故借倦鬼抨擊世間好吃懶做，不切實際之徒，不讀書，空想度日，自然形神欠佳，倦鬼相依。

祛癘關鍵，已揭櫫於序文：“人精強則神輔之，困憊則鬼入之”，而首段強調人之元氣充盈亦是工夫。申時行曾任萬曆首輔，此文則作者大約廿歲所作，已能體現嘉靖（1522—1566）前期的中興氣象與個人胸懷，並無韓愈之自嘲悲己。作者自勉勵人，乃有藉文呼籲天下學者應勵精淬志，勤學敵倦，儼然一篇道學文章。其文稱頌一時，《湧幢小品》“御筆改字”條云：“申文定公爲史官時，有《祛倦鬼文》。神廟即位之二年，御筆改魔字。考其文作於丙辰歲，已十九年矣，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問以問文定公。公云：‘此內史持入，上覽而喜，遂灑筆。’而公亦以此受眷，且大拜矣。”¹¹⁵其文竟也發揮譎諫效果，裨益治國。可見在送窮傳衍中，也是少見之大筆力，值得一書。

考《送窮文》及其傳衍立意，雖以個人窮達爲主，呈現淑世、輔世心態者也不應忽視。劉基《送窮文》或申時行《祛倦鬼文》，一以傳統命題窮鬼出發；一以新衍題材倦鬼出發，擴大胸臆，也促進書寫之創變。

114 同上注。

115 朱國珍：《湧幢小品》（明天啟二年刻本），卷1，頁28a—28b。

(四) 傳世：託言垂後

《送窮文》雖寫生命經驗，但是也將自己置在敘事中一個角色，再一次活在故事當中，充滿文學闡釋意義。

韓愈《送窮文》有很強的自傳性，借由與窮鬼問答，重構歷史，能將生活經驗壓縮、組織，然後脈絡化，成為連貫的敘事，有效為作者找到生命轉折之目的與意義，也即遵從向善的闡釋原則，使之成為道德生活。後世文人不斷續衍，託其體式，乃要以鬼神之特殊視角，重新敘事。於是，一個關於不成功的故事，成為一個好的故事。

宏觀《送窮文》與相關續衍，敘事中具有一個更大的、集體的主題關懷：自我認同。作者建構一個自我對話時空，通過闡釋立場不同，造成相互衝突對峙，體現作者的焦灼感，疏通關鍵則是“立德”與“揚名”。

《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¹¹⁶君子所疾，在於不能立德以致不朽之名。韓愈顯然將這種心理焦慮，轉為失意者之解方，儘管《送窮文》奇思誕想，而卒章顯志，頌揚君子固窮之德，俾“立德”條件成立；韓愈最後又藉窮鬼說：“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¹¹⁷韓愈長年難伸其志，看似是仕途上的失敗者，反而從儒家處困而亨的視角轉換，對自我產生認可。也許是一種安慰，但從敘事心態來說，卻是必要的自我保護。

因為韓愈說了一個好故事，驅動許多讀者參與。宋代以後續衍韓文立意者，也通過“立德”與“揚名”，達到自愛自重的倫理目標。所以崔敦禮《留窮文》讓主人對想離去的窮鬼呼道：

得此五友，傑卓清特，以奮厥功。使千百世之下，凜凜乎仰吾之清風。¹¹⁸

儘管生活困頓未曾消失，卻另外獲得肯定與補償：聲名傳世。有功世道，同時

116 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語譯廣解四書讀本》，頁 240。

117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編次：《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29。

118 崔敦禮：《留窮文》，《全宋文》，卷 6066，冊 269，頁 13。

完善自我。所以,其實可將《送窮文》及其傳衍文章,視為重新理解自己的一篇宣言。區仕衡(1217—1277)《送窮文》之寫作心態亦相通:

窮鬼听然而笑曰:“……昔在元聖,厄於陳蔡,我惟相之,道垂千載;顏氏庶幾,簞瓢屢絕,我惟輔之,名高十哲;後有昌黎,五窮爲崇,奮爲文章,流傳百世,是三儒者後世所宗,處困而亨,窮而不窮。……”於是,區子竦然,拂冠振衣,挽窮鬼而留之曰:“……吾不知孔顏氏之徒與?昌黎氏之徒與?”¹¹⁹

作者戲言更甚,竟把玩笑開到了孔子、顏回、韓愈身上,但仍卒歸雅正。區仕衡本胸懷大志,曾伏闕論賈似道(1213—1275)誤國,不報,又陳恢復策,不用。灰心而築九峰講院,歸隱田里。作者藉由撰文送窮,重新思考“我是誰”,當區子說出“吾不知孔顏氏之徒與?昌黎氏之徒與?”便解決了窮、達二者糾結心理,有聖賢爲證,流芳百世,窮而不窮,願意追隨孔子、顏回、韓愈爲偶像。類似寫法還見清代戴名世《窮鬼傳》:

窮鬼曰:“先生以是爲余罪乎?……而吾能使先生歌,使先生泣,使先生激,使先生憤,使先生獨往獨來而游於無窮。凡先生之所云,固吾之所以效于先生者也,其何傷乎?且韓愈氏迄今不朽者,則余爲之也,以故愈亦始疑而終安之。自吾遊行天下久矣,無可屬者,數千年而得韓愈,又千餘年而得先生;以先生之道而嚮往者曾無一人,獨余慕而從焉,則余之與先生,豈不厚哉?”¹²⁰

此文作於戴名世 26 歲,家境清寒,設帳維生,故戲仿韓愈五窮典故,抒寫自身孤窮,也流露以守賤立德,俾爲揚名後世之榜樣。其他如程敏政(1445—1499)

119 區仕衡:《送窮文》,《全宋文》,卷 8167,冊 353,頁 115。

120 詳見戴名世:《窮鬼傳》,《南山集》,卷 12,《續修四庫全書》,冊 1419,頁 8a—9b。

《送疥文》：“思啓行翼，默相陰扶，致使夫子譽實相符，文藻煥發。”¹²¹或明嘉靖舉人黃省曾《禮貧賦》說：“繇是觀之。得汝者成名，失汝者穢惡。……溢吐文章，條貫矩尺。端言蠕動，庶幾爲則。名播九方，甘守沈寂。與汝蟬嫣，豈敢疏逖。樂只君子，頌汝朝夕。”¹²²都是託其體式，見其志行，透露出對於傳名後世的看重。

元代大儒郝經《邀窮文》，應是相關續衍中最能表現自明心跡以傳世的文例。郝經少貧，從學趙復，服膺理學，深受忽必烈敬重賞識，立政多賴其策。元中統元年（1260），以翰林侍讀學士充任國信使，與南宋議和。未料賈似道隱匿不報，將郝經拘於真州。據《元史》本傳記載：

賈似道方以却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既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喪還葬，謚文忠。明年，宋平。¹²³

郝經拘留竟達 16 年，期間遭受威逼誘降，多次策反，始終不屈其志，著實令人欽服！《元史》本傳：“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¹²⁴《邀窮文》即是郝經“託言垂後”的代表作品之一。開

121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 58，《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53，頁 14b。

122 黃省曾：《五嶽山人集》（明嘉靖間刻本），卷 1，頁 5a。

123 宋濂等撰：《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卷 157，頁 3708—3709。

124 宋濂等撰：《元史》，卷 157，頁 3709。

篇即說：“館於儀真，既歷三年，淵獻孟陬，又逢歲元。”此文撰於南宋景定四年（1261）正月，反映作者囚徒心境。

文章首段假設五窮鬼疑遭主人疏遠，故而現聲：

自子之生，與子後先，子坐我立，子行我前。子初爲學，日鑿混沌，我室其竅，使汝好問。子初飭身，百務紛紜，我乃拂亂，使汝多聞。汝初著述，造物充斥，懼或有傷，則閣子筆。子初論說，天地決裂，懼或泄漏，則捫汝舌。人方事近，我推汝遠，適越面燕，迂塗宛轉。人方事巧，我推汝拙，抱甕澆畦，匍匐出穴。人方事易，我推汝難，回天止日，測海移山。……人或相窘，懼汝不忍，我則抑過，使汝憤蘊。人或汝傲，懼汝與校，我益以德，使汝不報。……今子一旦，賁于丘園，安車束帛，平地青雲。一爲執政，再授宣撫，便欲相疎，喜樂讎苦。虎符龍節，附翼攀鱗，建旆南來，棄予于貧。糟糠之妻，猶不下堂。貧賤之交，猶不可忘。……始吾謂子，得志堂堂，今乃楚囚，索莫荒涼。始吾恨子，今爲子悲，風馬雲旗，薄言旋歸。¹²⁵

託窮鬼自述同主人從小敵對之苦衷，敘寫作者培植道德學問之艱辛歷程，以及直上青雲的近況，還有被囚於宋的現實困境。接著，作者假夢境答之，表明心志：

余乃惻然，如夢如覺。……仲尼嘗窮，不窮其聖，顏淵嘗窮，不窮其行。原思嘗窮，不窮其性，范丹嘗窮，不窮其政。一時之窮，千載之幸，是數聖賢，可爲龜鏡。求爾不得，敢不承命。昔者子雲，作賦逐汝。竟自投閣，漫爲章句。後來文公，作文送汝。延之上坐，送而不去。余學非揚，余德非韓，固窮守道，素行憂患。安子不得，其敢棄捐。¹²⁶

此段乃主人與窮鬼化解誤會。“一時之窮，千載之幸”，可謂文眼。作者先引聖賢爲範，再舉揚雄逐貧、韓愈送窮爲鑑，以道自任，平靜看待自身困窮處境。下

125 郝經：《陵川集》，卷20，《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92，頁26a。

126 同上注，頁28a。

文轉進現實：

兩國顛連，實如倒懸，解而休之，兩君一天。誰知姦宄，又欲下石，從渠拮致，我心不忒。不作盧昶，食豆辱國，不作苟純，輸情爲賊。終合千古，照耀簡策，盡其在我，窮非所恤。¹²⁷

兩國顛連，故盼能解而休之，可見郝經議和南宋，出於仁愛寬厚。對“兩君一天”的未來藍圖，也表露作者四海一家之外交立場。總此，郝經撰《邀窮文》，不僅是抒憤，何嘗不是體現了郝經獨善其身，兼善天下的儒者胸懷。作者欲託其文，以清節傳世，確實可不朽矣！

五、總 結

一則故事會因敘述方式不同，改變事件的意義。韓愈《送窮文》送不了窮鬼，看似一篇原地打轉的文章，其實開啟藉鬼發聲的獨特敘事空間，重新敘述個人創傷經驗，並從君子固窮的儒學選項，找到安身立命之道，重構自我認同，應被視爲一種回歸與重生。清林雲銘（1628—1697）曾用極爲感性文字寫下對《送窮文》的閱讀感受：

覺得世界中利祿貴顯，一文不值，茫茫大地，只有五個窮鬼是畢生知己，無限得力，能使古今來不得志之士，一齊破涕爲笑，豈不快絕！¹²⁸

宛如從敘事治療角度，勘破韓愈古文修辭的動人魅力。韓愈《送窮文》取法揚雄《逐貧賦》詠貧題材與設辭問對爲抒情範式，增用唐人送窮祝禱應用文辭，結合孔子固窮義理，賦予“窮”多重歧義，再運用傳奇文的敘事方法，令作者的精神志意與生命故事更富於表現力，具有很强的自傳性。

¹²⁷ 同上注，頁 25。

¹²⁸ 林雲銘：《韓文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卷 1，頁 7。

《送窮文》可視為韓愈革新古文一種實驗，無疑是成功的，因為《送窮文》的深層意脈為後世讀者所把握，因而召喚許多新的讀者，敘寫新的故事。另一方面，韓愈《送窮文》與歷代續衍存在許多書寫上之交集與異趣，姚永樸(1861—1939)《文學研究法》說：“夫摹擬者，所以求古人之法度也。脫化者，所以見一己之性情也。”¹²⁹探討韓愈《送窮文》所構成的法度規矩，不免招致摹擬方面的質疑批評，確實基於對《送窮文》的模仿競勝，失去原創精神，但是個別作者各自身處於廣袤的經驗之流，受作者身分與境遇之變因影響，將為新的故事加深加厚，或仕途坎懣，或信仰理念，或半生自鑑，或終老回眸，無不筆端含情，也展示作者多元的文化身影。此外，除了可見異代作者對韓愈送窮之同情共感，續衍者也有跳出固窮框架，擴大題旨，甚至產生轉移。但是，都是利用送窮體式，通過高度的描述、抒情、分析方式，達到自我反思的目的。因此，若還原作者在表層之遊戲設幻手法，所謂窮鬼、瘧鬼、睡魔、戇鬼實際映現的是作者人格另一面，正如郝經於拘宋困境所寫《邀窮文》，主人謂窮鬼“余非棄子，子自棄余。世不余知，惟子知余。”¹³⁰人鬼論難，不是沉迷於個人自戀的創作，而是涉及對自己、對“人”的重新理解，其實是一種意義生產歷程。

總上所述，從續衍現象來看，《送窮文》的存在價值，建立於提供後人以祛癘為主的自我敘事兼抒情體式。生命或許紛繁雜亂，韓愈開啟“神鬼”與“作者”因對話而產生交涉的另類空間，讓作者置身於社會文化脈絡之中，將一系列被揀選的過去、現實事件，利用情節化、結構化予以編織關聯，創造新的自我故事，預設未來航向，讓自己的迷惘困境獲得紓解與蛻變。因此，韓愈《送窮文》及其傳衍，既是一種獨特的抒寫模式，也是作者探索意義的行動實踐，應值得重新賦予新義。

(作者：臺灣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129 姚永樸：《文學研究法》，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2007年），卷3，冊7，頁6934。

130 郝經：《陵川集》，卷20，《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92，頁27a。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7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王若虛：《滹南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9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王欽若：《冊府元龜》。明刻初印本。
- 王毓榮注：《荆楚歲時記校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年。
- 王懋：《野客叢書》，《叢書集成初編》冊 304。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 王禮卿：《四家詩旨會歸》。臺中：青蓮出版社，1995 年。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 白玉蟾：《玄關顯秘論》，《道藏》冊 33。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
- 白玉蟾著，周偉民、唐玲玲、安華濤點校：《白玉蟾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年。
- 朱國珍：《湧幢小品》。明天啟二年刻本。
- 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語譯廣解四書讀本》。臺北：啟明書局，出版年不詳。
- 何寄澎：《典範的遞承：中國古典詩文論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 年。
- 宋祁：《宋景文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宋濂等撰：《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
- 林雲銘：《韓文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
- 周作人：《藥味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 郝經：《陵川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9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正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8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胡應麟：《少室山房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清嘉慶二十年（1815）經韻樓刻本。
- 洪邁：《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 祝穆：《古今事文類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2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姚永樸：《文學研究法》，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冊 7。上海：復旦大學，2007 年。
- 姚鉉編：《唐文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4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年。
- 浦銑：《復小齋賦話》，何沛雄編：《賦話六種》。香港：三聯書店，1982 年。
- 陳元龍奉敕編：《御定歷代賦彙》，《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2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陳世寶：《古今寓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252。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
- 陳言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4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陳郁：《藏一話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
- 孫緒：《沙溪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6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 張溥著，殷孟倫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 彭定求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 黃省曾：《五嶽山人集》。明嘉靖間刻本。
- 黃庭堅：《山谷詩外集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 年。
- 程敏政：《篁墩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5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
- 鄭珍：《巢經巢詩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5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樓昉：《崇古文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5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劉勇剛、吳雅楠編注：《秦少游文精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 劉基：《誠意伯文集(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
-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出版社，2000 年。
-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7 年。
-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 戴名世：《南山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4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韓愈撰，李漢編，廖瑩中集注：《東雅堂昌黎集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75。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編次:《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頂淵文化,2005年。

韓愈撰,魏仲舉集注:《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7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404。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

謝榛著,宛平點校:《四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

二、論文

方介:《有鬼有物——韓愈〈原鬼〉及相關詩文探析》,《臺大中文學報》2010年第32期,頁255—297。

姜守誠:《送窮考》,《成大歷史學報》2011年第40期,頁175—233。

陳寅恪:《韓愈與唐代小說》,《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

孫津華:《窮則獨善其身:送窮節俗與送窮系列作品》,《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頁108—111。

康保成:《韓愈〈送窮文〉與驅傩、祀灶風俗》,《傩戲藝術源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康韻梅:《唐代古文與小說的交涉——以韓愈、柳宗元作品為考察中心》,《臺大文史哲學報》2008年第68期,頁105—133。

劉云軍:《南宋宰輔王之望墓誌及相關問題研究》,《宋史研究論叢》第11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12月。

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羅聯添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

The Inherited Writing Style and Modes of Expression in Han Yu's “Sending off Poverty”

Chung Chih-We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Kaohsiung)

Abstract

The ritual of “sending off ghosts of poverty” was a New Year custom in ancient China: a means to ward off plagues and disasters, and pray for good health and luck. The ritual emerged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era, became popular in Tang-Song times, and has been passed down to the present.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Yuanhe reign-period of the Tang (811), Han Yu (768 – 824) wrote an essay entitled “Sending off Poverty,” the first such writing that records the ritual of the time. It initiated a tradition of writing conversations with poor ghosts. One feels curious to ask why authors of later times rewrote and retold this piece of work over and over again. In these activities, what remained intact and what changed from the original writing style? These questions have hitherto remained unheeded in relevant scholarship.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Han’s “Sending off the Ghosts of Poverty” as the basis for investigation. As the piece was an imitation of Yang Xiong’s (58 BC – 18 AD) “Rhapsody on Expelling Poverty,” our first task is to analyze Yang’s motives behind this work as well as his use of rhetoric, to see in what ways this piece set a foundation for Han Yu’s emulation. Secondly, Han’s piece is classified under “miscellaneous essays” in his collected works. Its form and structure reveal a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literary styles, and it achieved a synthesis of prose, prayers, and novels of the Tang. Since these works deal

mostly with the position, situation, and thoughts of their authors, they are full of autobiographic elements. Four categories are observed according to the motives behind creation. The first is flaunting one's literary talents. It demonstrates a competition with authors of previous times. The second is entertaining. Influenced by Yang Xiong and Han Yu, these writers developed self-entertaining as a means to express their inner feelings. The third is meliorism. Some authors set themselves free from self-sympathy and instead set out to care about the world, and thus achieved a grandiose style. The fourth is transmission of learning to later generations. This seems to result from the authors' failed career path. By instead seeking remedy from achievements in noble ethics and morality, they thereby regain their position and self-recognition, hoping to pass down their words to later generations through literary works. The study of this tradition formed around Han Yu's "Sending off Poverty" shall show the changes of writing in every era and discover the long-lost lineage of this writing tradition. These kinds of imitations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redundant but a corollary. They reflect diverse narrative psychological statuses, which collectively attest to the rhetoric power and enduring value of Han Yu's "Sending off Poverty."

Keywords: Yang Xiong, Han Yu, "Sending off Poverty", banter through literature, imitation